



著作：印度佛教史

第七章 阿育王以后的王朝及佛教艺术

第一节 王朝的兴替

孔雀王朝的没落

印度的政局，在阿育王的祖父未建孔雀王朝以前，国内不能统一，异族也由西北不断地入侵；孔雀王朝兴起，驱走了由亚历山大所留下的希腊势力，至阿育王时，印度始出现大一统的局面。可是，阿育王信佛过盛，佛教因阿育王而大兴，阿育王的崇佛，做广大布施，动辄以百万计，建佛舍利塔八万四千座，修精舍，厚供僧，乃至使外道因贪利养之丰而入王建的鸡园寺僧伽，破坏僧伽的和合，不能和合诵戒者达七年之久。阿育王对于佛教乃至三以阎浮（国土）施。

因此，引起三种后果：1.佛教因生活富裕而僧侣分子复杂堕落；2.国家因连年大做修福的佛事而库府空虚；3.外道因见国王偏为佛教常做无遮大施而妒嫉愤慨。以致到王之晚年，王储及大臣，制王仅能取得半个阿摩勒果供僧。但这不是佛所希望的事，释尊尝有辄施之劝，及留乳之训；也就是说，应当量力衡情而做布施。后世佛徒每劝信众效菩萨精神，尽舍内外所有的一切，用意虽善而违世之常情，殊为可惜！

孔雀王朝三传而至阿育王，三王皆崇佛教而国力日益强大，至阿育王而达鼎盛。阿育王一死，国势顿变，固由于嗣君之无能、仇佛。即其子达摩沙陀那王，依耆那教所传，尝于五印度建立耆那教寺院；其孙十车王，则为邪命外道造三洞窟精舍；其重孙多车王，不孚众望，被大将补砂密多罗（Pusyamirova）取得婆罗门国师之助，举兵权而弑王自立。孔雀王朝历六王经一百三十七年（西元前三二二——一八五年），至此而亡。佛教不为阿育王的子孙所重，且为所仇，僧徒因之四散而向西南及西北发展。同时，阿育王逝后，达罗维荼族勃兴于南印，希腊及波斯人则进窥于西北印，印度又成分裂局面。

中印的法难

补砂密多罗是孔雀王朝多车王时的将领，得婆罗门国师之助而拥兵自立，仍都于孔雀王朝的华氏城，建立熏迦王朝，此王既以婆罗门为国师，故用其言，以孔雀王朝之衰亡，归咎于崇信无神及无诤的佛教。因此，重行曾为阿育王所严禁的马祀（Asvamedha），行马祀之

后，西征而得小胜，婆罗门教士便大振厥辞。

於是，藉政治的阴谋，推行广大的排佛运动。当时佛教所受苦厄的程度，传记多不详尽，唯据《阿育王传》、《舍利弗问经》等而知其大略。《舍利弗问经》说补砂密多罗王，希望能与阿育王同样的名事不灭，但他自知威德不及先王，先王造八万四千塔并舍倾国的财物供养三宝而留盛名，他便相反地毁塔灭法，残害息心（在家出家）的四众佛子而留盛名。於是，对于比丘、比丘尼、沙弥、沙弥尼，不问少长，集体屠杀，血流成川，并坏寺塔八百馀所，诸清信士，也遭囚系鞭罚。当时有五百罗汉，登南山而得幸免於劫。

又据《大毘婆沙论》卷一二五（《大正藏》二七·六五五页中）之末的记载：「昔有一婆罗门王，名补沙友，憎嫉佛法，焚烧经典，坏罽堵波，破僧伽蓝，害苾刍众，於迦湿弥罗国一边境中，破五百僧伽蓝，况於馀处。」这就是指的补砂密多罗王西征得小胜时，在迦湿弥罗边境，所做的排佛运动。《舍利弗问经》所指是在中印华氏城的情形，五百罗汉登南山，当是指的部分佛教僧人，离开中印的摩揭陀国，而到南印去了。

可是，摩揭陀的熏迦王朝在灭佛之后，传到第十主地天王时，仅一百一十二年（西元前一八五—一七三年），也由婆罗门大臣婆须提婆，又得婆罗门国师的赞许，而行篡位，别建迦纳婆王朝，四传至善护王时，计四十五年（至西元前二十八年），即为南印案达罗的娑多婆诃王朝（Sa-tava-hana）所灭。婆罗门教在中印的复兴，终无以救摩揭陀王朝（即熏迦王朝）的衰亡！佛教在南印及西北印兴，却又见其国势的强盛。

中印自此即为南印的案达罗所兼并，南方建立的案达罗王朝，即与北方的贵霜王朝对峙，成了南北朝的形势。

案达罗王朝

阿育王后，摩揭陀帝国的领土，次第缩小，据於东南印度达罗维荼民族的分支案达罗族，即乘孔雀王朝的衰微而告独立。在西元前二四〇至二三〇年顷，尸摩迦（Simuka）王，兴起娑多婆诃王朝，建都於驮那羯磔迦（Dhanakataka）等地，领有德干（Deccan）高原地方。西元前二十八年，兼并了中印的摩揭陀，到了西元后一〇六年顷，乔达弥普特罗·悉达卡尔尼王（Gautami-takarni），又将领土扩张至西印度，但在此王歿后，中印及西印的地方即告失离，西元二二五（亦云二三六）年顷，此一王朝即告灭亡。

在宗教信仰，案达罗的娑多婆诃王朝，诸王多信奉婆罗门教，其中亦有信仰耆那教及佛教的君王，并加以保护及弘扬，英主悉达卡尔尼王，及其母后，即对贤胄部的僧徒，布施洞窟精舍；又有娑多婆诃王，以黑山峰的洞窟施与龙树，推定此王即为於西元一七三至二〇一年

顷的乔达弥普特罗·耶耆那舍利王（Gautami-purwa yajna-asri）。

在锡兰方面，有一位木叉伽摩尼王，在阿罗陀补罗，建设精舍、大塔、铜殿等，厚供僧伽。由於诸王的外护，佛教顺利发展，佛教未至之前，本来为供尼干子（耆那教徒）而建的无畏山寺，也转而供给了大寺的长老摩诃帝须。其后又由诸多王臣的护持，建立的寺塔颇多。锡兰佛教本属印度的一支，本书当以另篇介绍，故此处从略。

弥兰陀王

自亚历山大入侵印度（西元前三二六年）之后，又有一位著名的希腊人德弥多利奥斯（Demetrius），率大军再占阿富汗而侵入印度，略信度河口，占有恒河上游各地，建都於舍竭（奢羯罗 Sa-kala），弥兰陀王即是德弥多利奥斯的族人。

弥兰陀（Milinda）王，约在西元前一百六十年间即位。他对佛教有净信，曾就那伽斯那（Na-gasena 译作龙军，或音译那先）比丘问佛法，此事被集为一书，即是巴利文的《弥兰陀问经》，汉译的《那先比丘经》，与此大同。

据周祥光《印度通史》八八页称，当西元前一五五年间，喀布尔（Kabul）及旁遮普总督梅娜陀（Menander），率希腊大军进攻摩揭陀国，於是，摩偷罗、阿踰陀（Ayodhya）、秣第密伽（Madhyamika）相继沦陷，至熏迦王朝的华氏城，双方大战，希军败退。不数年，补砂密多罗称王行马祀，凡祭马所经之邦，若甘作祭祀国的属邦者，即以军士加入祭马的卫队，否则即发生战争。希腊军队即因此而与统率祭马卫队的补砂密多罗之孙，婆苏密多罗（Vasumitra）交锋，卒将希军击败於印度河两岸之地。

这位梅娜陀，便是弥兰陀王，简称为弥兰王，他先是印度大夏国驻喀布尔及旁遮普的总督，后继承印度大夏国的王位。他统治的领土，包括阿富汗斯坦、印度河流域、拉伽普大那（Rajaputana）及东部印度的一部分。他死之后，印度大夏分裂为二，最后一王为项茂斯（Hermes），於西元前五十年间降於大月氏（塞族 Scythian）的贵霜王朝。

贵霜王朝

继希腊人之后，来到印度西北的，便是月氏族的入侵。据《汉书·西域传》载：「大月氏本居敦煌祁连间，至冒顿攻破月氏，而老上单于杀月氏，以其头为饮器。月氏乃远去，过大宛，西击大夏而臣之，都妫水北为王庭。」又说：「有五翎侯，一休密翎侯，二双靡翎侯，三贵霜翎侯，四顿翎侯，五都密翎侯。」

《后汉书·西域传》条下，又说：「初，月氏为匈奴所灭，迁於大夏，分其国为五部翎侯。」

后百馀岁，贵霜翎侯邱就却，攻灭四翎侯，自立为王，国号贵霜，侵安息，取高附地，又灭濮达、宾，悉有其国。邱就却年八十馀死，子阎膏珍代为王，复灭天竺。」

月氏族本为蒙古种人，被匈奴从中国的甘肃山谷间赶到大夏（今之土耳其斯坦的布哈尔州），此时大夏为希腊人的殖民地，由亚历山大的部将建立小国。邱就却打败了希腊人，而建立贵霜王朝。希腊人败退南下，进入西北印的迦湿弥罗（今之喀什米尔，即由此来），月氏人紧随希腊人之后，也进入印度，到了阎膏珍的儿子迦腻色迦王（据 V. A. Smith 说，王在西元后一二〇年即位）时，便成了印度中部以北的共主。迦腻色迦王的即位年代尚无确定，若根据他所铸银币考察，大概西元七十八年至一二三年，乃为其在位时期。（见周祥光《印度通史》一〇〇页）

在印度佛教史上，迦腻色迦王的地位，与阿育王同被称为佛教王。文治武功，雄才大略，先后堪相辉映。建都於布路沙布遼（Purus.a-pura 今之阿富汗与巴基斯坦交界处的白夏瓦），东到阎牟那河流域，南自频_闍耶（Vindhya）山脉到印度河口，西与安息（今伊朗及阿富汗之一部）接壤，东北则达_葱岭之东。俨然是一大帝帝国。

据查耶斯华（K. P. Jayaswal）氏说，贵霜王朝的三十三王之中，仅前之十八王统领至中印度，中期以后，在迦摩普（Campa—）地方，有那伽斯那（Na—gasena）王朝（西元一五〇—三四八年）；在乔德（Gaud.a—）地方，有乔德王朝（西元？—三二〇年），后来有普拉白维斯奴（Prabhavisn.u.）王出而将二朝合并。到了沙姆陀罗笈多（Samudra-gupta）王，创立笈多王朝，印度又归统一，笈多王朝的基础，则为其父旃陀罗笈多第一（Candragupta I）所奠立，那是西元三二〇年间，是由世袭的土王之名而改为君王的。

南方的案达罗王朝，亡於西元二三六年间，北方的贵霜王朝，亡於西元三二〇年间。接着便是笈多王朝的代兴。

此检体版资料录自法鼓全集 HTML 版（繁体）